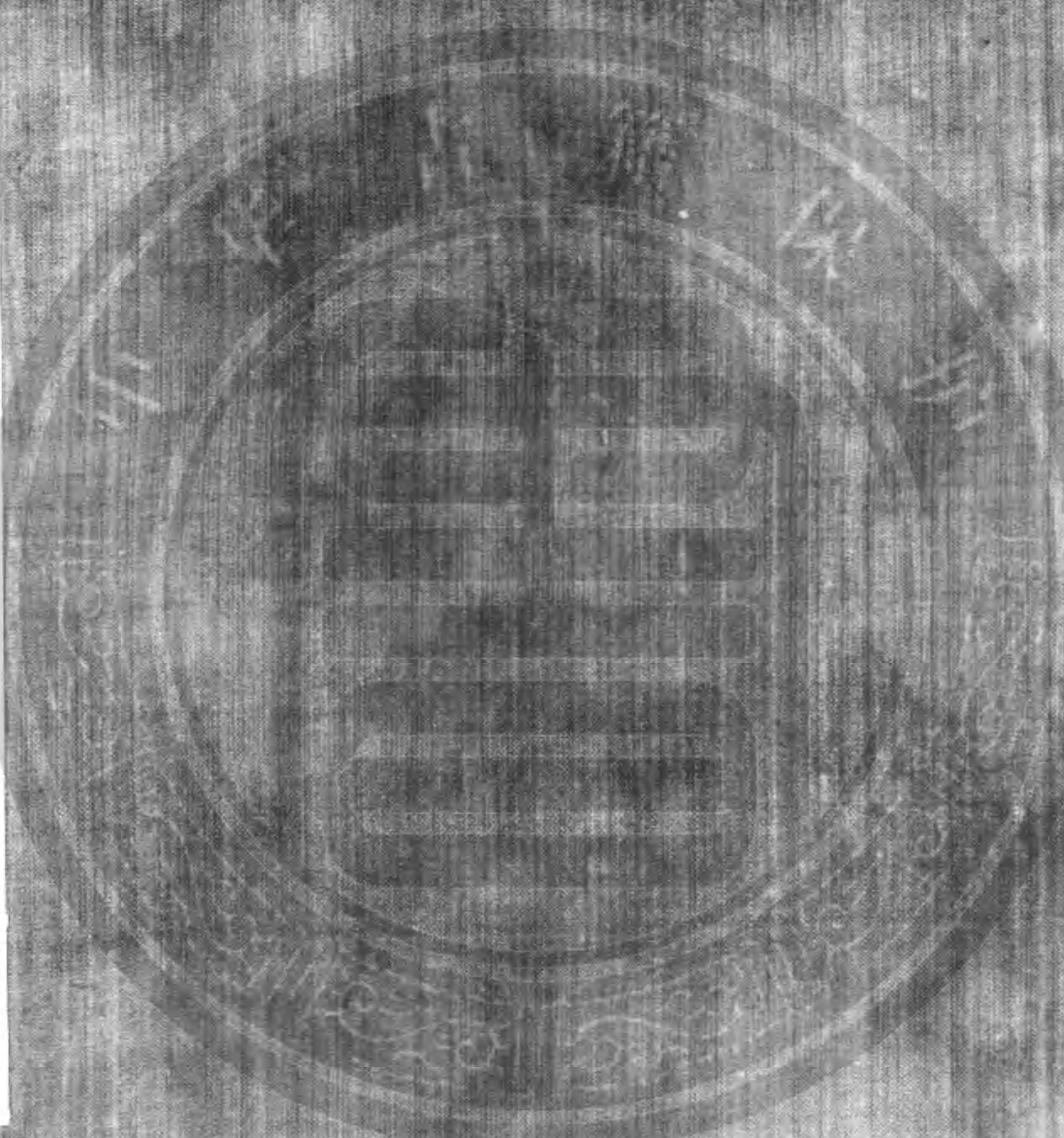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卷第四



五燈會元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瀉山靈祐禪師

語具別卷

黃檗希運禪師

長慶大安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五峰常觀禪師

石霜性空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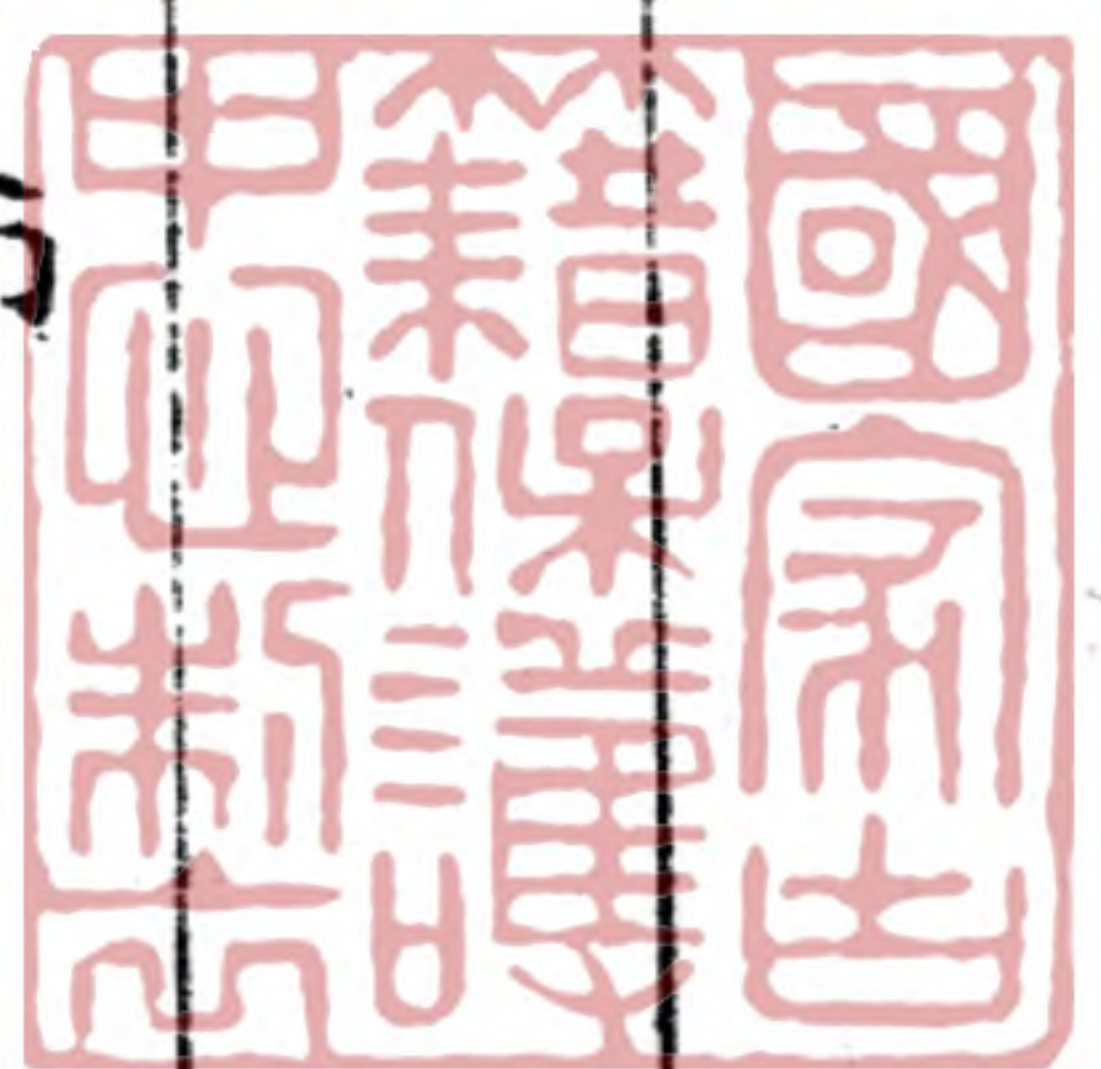
古靈神贊禪師

和安寺通禪師

龍雲臺禪師

衛國院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東山慧禪師

清田和尚
百丈涅槃和尚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

鄂州茱萸和尚

子湖利蹤禪師

白馬曇照禪師

雲際師祖禪師

香巖義端禪師

靈鷲閑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陸亘大夫

甘贄行者

鹽官安國師法嗣

關南道常禪師

雙巖玄真禪師

徑山鑒宗禪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芙蓉靈訓禪師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智通禪師

高安大愚禪師

不列
章次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佛光蒲禪師法嗣

白居易侍郎

五洩默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婺州蘇溪和尚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東寺會禪師法嗣

薯山慧超禪師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

章敬暉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龜山智具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京兆公畿和尚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五臺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語具別卷

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禪師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居士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真禪師

靈樹如敏禪師

靈雲志勤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國歡文矩禪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潒水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趙州諗禪師法嗣

嚴陽善信尊者

光孝慧覺禪師

國清院奉禪師

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長沙岑禪師法嗣

雪竇常通禪師

茱萸和尚法嗣

石椽和尚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遠和尚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未山尼了然禪師

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刺史陳操尚書

光孝覺禪師法嗣

長慶道巘禪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叅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持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

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
搥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
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
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
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
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
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
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
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

界搥在裏許泉曰王老師鬻師戴笠便行師在
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
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
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麓生師曰這
裏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
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
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
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

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
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
曰尋羶羊聲來師曰羶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羶
羊跡來師曰羶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羶羊蹤來
師曰羶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羶羊也師
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羶羊僧出來僧便
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
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
門便打趣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揔在

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
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
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
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
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
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
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
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
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第

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
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
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眾不散師却復
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
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
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
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
他可中揔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
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

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
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
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
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
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
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
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
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

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
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
以後摠被俗漢等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
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
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
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號懶安

郡之陳氏子受業於

黃檗山習律秉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

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
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犬
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父曰大似
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父曰如人騎牛至
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父曰如牧牛人執
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
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摠來就安求覓甚
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

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
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
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
年喫瀉山飯屑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
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
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
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趁
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
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

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
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
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
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
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爲渾大
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
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
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
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

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
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
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
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
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
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
對雪峯因入山采得一技木其形似蛇於背上
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
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

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
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
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
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
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
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
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
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

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
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
莫切切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
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
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
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
不可揔是病若言不是病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
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
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
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

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
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
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
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山又問
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
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說取行
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
合行甚麼路洛浦云即行說俱到即本後屬武宗
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

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剝染大揚宗旨咸
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
旨後闡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
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
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
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參師打一
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
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

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
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
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
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
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
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
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
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
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

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
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
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
為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
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
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這
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
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

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

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

又僧辭

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
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
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
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
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沙彌即仰

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
誰在井中山復問馮山馮召慧寂山應諾馮曰

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
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
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
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
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
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
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師覩之曰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
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

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
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
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
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迴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
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
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
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
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

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

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撥欄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

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

瀉山代云小過

用疑作甚麼

師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久聆和

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略請和尚相見師將鉢

鎮盛鉢楮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

序品第一

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
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
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小師

行脚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
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對和尚不敢謾
語師喝曰這打野捩漢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
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
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
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
累我亦然便打一擗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
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
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

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子還
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
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
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
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
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瑫却
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
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

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

兩手衆罔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弟二弟法

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為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
功最多使衆聞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藥古
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
詳抑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
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
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弟代可數明教但皆見
其名不能辨而俱存
也今當以柳碑為正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

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
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
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
卧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
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身
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
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
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
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
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
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
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
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泉曰
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
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
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
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

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
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
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
漢喫師到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
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
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
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
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
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

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
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
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
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

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

法眼代云請上座願
其卑情同安顯代云

是上座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

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
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
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

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
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
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為甚麼有塵
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免見乃驚走
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免見為甚麼走師曰老
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貞實師曰開也
曰是貞是實師曰貞是實實是貞曰甚麼人分
上事師曰老僧有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
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

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
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
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
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揚
花摘揚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
州出大蘿蔔頭大眾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
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
拋孰引玉却引得箇墜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
勞沒羽長慶問覺上

座云那僧纒出禮拜為甚麼便收伊為鑿子覺
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
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鑿子
去叢林中道纒出來便成鑿子祇如每日出入
行住坐卧不可揔成鑿子且
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
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
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
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
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
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
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

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
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
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
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
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
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
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
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
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

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

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跬到宿曰

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

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

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

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

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

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

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

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

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玄覺云前

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婆子問

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

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

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

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

言東西字或言接泊字師曰汝等摠作得鹽鐵

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摠識字

燈法

別衆僧云問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

法燈

巴知去處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

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

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

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因僧侍

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

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

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

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

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

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

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

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

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僧無

對法眼代代云呵呵同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

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

真僧無對留玄覺代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師曰我不

將境界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

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

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局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鐵子

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

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上堂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

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

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

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執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

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搨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參師問甚麼

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
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
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問如何
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
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
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木曰喫粥了也
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
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

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
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
師休去問父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約師曰
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
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約師曰箇箇度人後有
如前問師如前荅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
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師聞沙彌唱參向侍
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
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

會得見趙州便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

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
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
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
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
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
佛下至螻蛄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
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
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

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卧曰相救相救有僧便
去身邊卧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
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
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
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
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
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
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

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
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闍浮於其中間
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
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
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鷓爲甚麼飛去主
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

問鷓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
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
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
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
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
作麼生抵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
即言寒夏即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
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

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

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關也

關若檢得出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

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

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

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

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

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

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

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定帥王公携

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

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

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

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

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

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

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

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

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
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
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
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
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
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
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
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
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

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
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
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
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
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
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
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

你作癡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齧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大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

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沒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如

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

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揔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

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
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
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
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
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
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
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

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
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
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
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
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
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
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
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
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
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
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
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
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
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
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
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
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

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
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
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
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
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
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
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
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
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

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
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
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
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
得否師文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
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
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
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
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蒲

眼本非色蒲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
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
亦無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
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
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
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
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
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
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

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
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
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
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
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
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
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
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
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
此諸方稱為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

曰汝見大唐大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
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
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
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
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
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

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
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
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
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
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
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
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
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
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

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摠名一薄伽梵
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
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
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
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
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
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
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
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

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
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
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
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
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
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
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
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
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

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
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
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
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
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
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
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甚
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

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
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
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
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
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
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
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
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
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

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泉
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
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
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
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
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
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
願達南泉去蒲目青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

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
來同箇眼誠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
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
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
椀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椀麼時有靈虛上
座出衆曰虛空是椀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
雲居居曰老老大何不見箇住處曰甚麼處
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

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何不見箇住處州曰
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住處也知州曰三

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甚麼處
是趙州被驢撲處

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

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

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

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

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

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轡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臂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

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

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

無對法眼代云此時○此乃天王悟事丘玄素具載碑中今從傳

燈不復移改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

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

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

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

從此信入

鄧州香巖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

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

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

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已見解畢竟

着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

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

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

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

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

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荅話
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
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
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
惡可棄莫敬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
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
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
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
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

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
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麼無事師
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剥得淨盡無停
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
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
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
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
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

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
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
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
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
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
還來否師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
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
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

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
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
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
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
是是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云可憐兩箇
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

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
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
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
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
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
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
女大地林沼摠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
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
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

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
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
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
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
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
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
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

磨道爭消得某甲覷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覷又一
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推曰請大
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拂袖便
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
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
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餒驢餒馬僧休去有住
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
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

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
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瀋山來甘曰曾有
僧問瀋山如何是西來意瀋山舉起拂子上座
作麼生會瀋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
且歸瀋山去好保福聞之乃
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
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
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

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法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立

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乃嗣瀉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師辭宗問甚麼

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痘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神佛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

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

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
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
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
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
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
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

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
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

致四問

善語見興章

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

問荅語句

見鳥窠章

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

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
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
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

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
覩法師疇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疑
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
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
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
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
衆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卽史傳存
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
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
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
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
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山謚性空大
師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師
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
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
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
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
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惣不恁麼來時
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
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
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
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

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
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
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
到處爲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
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
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
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

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
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
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
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
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喪皆不受振鐸而
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
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
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

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
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
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
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
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
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
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北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

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
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 州
東山 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
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
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名稱七祖其所得法
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
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
所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

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
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
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
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
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
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
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
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
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

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
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
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
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
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
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
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
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
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

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
若海帝曰祖師旣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
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
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
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
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
住於相帝曰禪師旣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
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
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

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
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
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
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
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
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
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
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

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
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命如雷
下翠微風前垂淚腕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
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
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
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
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
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

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

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

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教在米

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道前

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

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

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

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焉山

處得地師曰莫是焉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

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

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

來者難為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

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

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焉山山曰大德作甚

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

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法常代云乞命法心代

老兒家放下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

攆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
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已佛師曰一
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然無人曰如何是自
已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
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
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
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
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
星形相竒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
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
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
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
隨問透答詞語峻險旣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
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

以尊宿稱後歸開元

今改

居房織蒲鞋以養母

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

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扭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慕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

對譚何事師擱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
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
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
持師問一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
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
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
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
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

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
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
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
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
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
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
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
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
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

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
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
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
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
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
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
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
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
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

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

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

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

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

杖不在若帚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文不識

衆纒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曰首乃

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

大衆衆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

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
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

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
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
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
二十七善提涅槃貢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
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
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
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
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

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
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
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麼來
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
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
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
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
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
經茶毗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徑山

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
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
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
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麼曰江西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
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
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
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

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
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
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
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
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
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
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
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

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麓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罈羅鎚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巳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

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叫叫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紙爲今時師曰紙這噶

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
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
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
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
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
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
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
讚無限勝因蝦蟆躡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
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

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
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
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
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
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
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
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
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
師曰賊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

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
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
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
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芙蓉
菴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
遂叅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
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
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

子設使解得三卍佛教如鉗注水及得百千三
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
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
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
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
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
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
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
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

月遷化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
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尋常局戶人罕見
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
便扣門師開門峯驚曾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
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老
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
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
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着甚麼

物院曰好着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
淨汚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
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
也師曰是即是祇得一撮玄覺云甚麼問如何
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
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
近日舌上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
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
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

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欠
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
若言我不道即症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蹇却我
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

師對機多用此語時号骨

尚和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曰還看
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

曰煩雲風卷大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
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
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
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
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
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
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
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檠至公觀之欣

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請一
語槩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槩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槩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
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
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
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有暇即躬
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旣通徹
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
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
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
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
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
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
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
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
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
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
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
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瀉會下數載食不
至充卧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瀉深器之
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
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瀉曰何不道如何是
佛師便作手勢掩瀉口瀉歎曰子真得其髓從
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堀口山龍懷
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

號大隨羣峯矗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
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
目爲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
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
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
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
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
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箇

衆生爲甚骨裏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歧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鷓鴣峯甄問和尚百年後

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
鑪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
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
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
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
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
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
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摠
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

一貼茶與這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
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
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擱口令正
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
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王劉氏奕世欽
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
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
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徭兒曰乞師指
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
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
問曰這箇出在甚處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師不遠此間
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今日生來朝死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
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被崩表頗有異迹
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瓦師已先知怡
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

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
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
第一座開堂說法門即雲也龕塔葬儀廣主具辦謚
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
因見挑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如今更不
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瀉曰從緣悟達
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諱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住後上
生會藏云不是挂探即走殺天下人

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
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
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
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神明當處解脫
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
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
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
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

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
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
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
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
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
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
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
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

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
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
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
華爭柰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
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
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
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
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
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擒曰學人不會師曰
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
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
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
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
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
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
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叅洞山山問闍黎生緣
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山曰
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
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
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
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
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師問壽山年多
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
山齊年

饒州堯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
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
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
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
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
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
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
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弃役往神光觀

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
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絲
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
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
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
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
寄此過夏得磨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

峯休去

潞州潞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還見庭前草藥攔磨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滌得
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
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
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
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
却問師旣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

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

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纒綻徧蒲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揔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擗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

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
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
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
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
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
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
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柰老何師曰年
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
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

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
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一是
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臺盤倚子火爐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
師曰銅頭鐵額鳥嘴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
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

與臧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
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
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
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欲卒祖師是馬
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
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
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

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
卧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
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
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聵者爲吾討來僧
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
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
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

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
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
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
驚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

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
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
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
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
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
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
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
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况言句乎天祐

二年七月示寂塔于寺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

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

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

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鷗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几上堂戴蓮華笠披

禪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
神從空裏來却在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
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
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
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
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
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
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

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
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谿曰無位師曰
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
倦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
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
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拷拷三春
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羶上坐便陳疑懇向師

前師從檀上那伽起袒膊當曾打一拳駭散疑團猶但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膊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居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溪曰為佛法來師

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

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

和山代云爭得到這裏

始禮拜問

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大纏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屋名實際
來戴笠子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
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
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
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
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
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

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
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
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
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子曰聞你會佛
法是否童子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
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
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
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云且
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

道玄道肯伊不道肯伊若肯何言物折指頭若不
恁麼道肯伊不道肯伊若肯何言物折指頭若不
肯俱認得一機一境一寺是拍手拊掌是他西
豈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無若悟為
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無指頭禪
不盡且道曹山
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
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
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

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
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擲口曰某
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
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
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
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揔是行脚僧公曰
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
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

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
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出
住長慶上堂弥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
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
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此吾徒猶是
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
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

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
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
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
衆中建立箇實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耳
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學人不會師
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
示寂

五燈會元卷第四

